



# 记忆中的家乡年

□桑农

早晨出门儿丝丝寒风吹在脸上，在寒风中忽然想起家乡人过年的情景。在家乡，每到腊月初八人们就开始做粉条、杀鸡等，在忙碌中迎接新年的到来。二十三是小年儿，这天母亲大早起床，换窗纸，贴窗花，把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从这天起男女老少要换上新衣服，记得我换新衣那天，到邻居家显摆，一进门“刺啦”一声，我低头看时，发现她们家门上有块铁皮翘起来了，把我的新裤子刮了个大口子，当时后悔的呀！

二十六和二十七，这两天要贴春联，那时都是手写的，家里崇尚做生意就写：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”崇尚民间乐器就写：“易易易金木水火土，乐乐乐官商角徵羽。”那几天，我和弟弟总要挨家挨户去品读那些春联。记得有位写春联的老人十分神秘，据说是国民党的连长，被俘后在我们那接受劳动改

造。他住在马圈边上的小屋里，当时我和小伙伴去看他写春联，他虽然不说话，但动起笔来却神采飞扬。他右手写右联，左手写左联，横批用嘴叨着笔写，写好后手一挥，意思是拿走。我七岁那年，他离开了人世，因为是外地口音，着急时喊几句，当地人听不懂，所以至今也不知他姓啥名谁。

三十儿晚上家家户户挂红灯，母亲在忙着炖肉，我和小伙伴挑着灯笼在街上玩，一阵风吹来，纸糊的灯笼虽然烧得只剩下半个，但是也玩得很开心。初一，这天无论贫富都要讲究那些老礼儿，一早起来要去给长辈拜年，长辈堂屋门口有块草垫儿，晚辈进屋后向坐在堂屋正中的长辈连叩三个头，随后长辈给个红包，虽然压岁钱不多，但主要图个喜庆。这天在街上遇到年长的，年少的千万要跪在路边，等长者走过，年少的才能站起

来，否则长者会责怪不懂礼儿。

初二，这天要迎喜神，喜神在哪个方向，得去问问村里的智慧老人，然后人们把牛马牵出来，敲锣打鼓，放鞭炮。说来也怪，在鞭炮和锣鼓声中，那些家牛马都往同一方向奔跑，并且是按照智慧老人指定的喜神方向，这种事情也许是种巧合吧。

在家乡过年，最热闹的要数正月十五。当夜幕降临，人们来到广场上，围着火堆尽情地唱啊跳啊，还有人现场作诗朗诵：“正月十五月儿圆，”大伙儿跟着应和：“啊！月儿圆。”“家家户户笑开颜……”正月十五后，开始唱戏了，自编自演的地方戏上午和晚上风雪不误，一直唱到二月二。二月二，龙抬头，这天标志新年结束，人们理发洗澡，开始下地干农活了。

年啊年，家乡的年，年年穿新衣，年年庆团圆！

## 我读黄河

□布日古德

一

一部天书  
一部最接地气的书  
一部姓氏最全的百家姓  
一部百科大词典  
一部深奥的白鹿原  
一部关于黄河留下的诗

二

我读黄河  
课桌边、火炕上、窑洞里  
总有一匹枣红马  
沿着黄河的驿马古道奔驰而来  
一盏麻油灯，初心鲜亮

我读黄河

折一枝沙柳，在库布其的脊背上  
书写着爷爷和我的名字  
一把弯月镰  
血气方刚

我读黄河，边走边读

每一个夜晚  
脚步沉沉地追着东去的浪花  
河套里、谷子地  
一副木犁犁  
厚重朴实

三

我读黄河，从村头的磨坊里  
读到乡里的五孔窑洞  
我读黄河，从小学读到大学  
课本里，母亲的纺车  
吱吱呀呀，每一尺棉布  
都做了八路军最好的军装  
我读黄河，父亲的独轮车  
车过黄河  
老百姓唱起了最美的歌

四

我读黄河  
作业本本上  
总抒发着一片麦田的豪情  
即便是那一片不屈的红高粱  
也是我和我的孩子  
一辈辈永远写不尽的风景

我读黄河

读懂了黄河母亲一样百转愁肠  
滩头里、几字弯  
乡亲有多亲  
乡愁有多重  
一碗小米粥  
一锅饸饹面  
一场及时雨  
一冬西北风

我读黄河

读懂了民族的肤色  
我读黄河  
读懂了一带一路  
我读黄河  
读懂了中国梦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



### 插竹

今日见人修竹  
捡来残枝插瓶  
开窗邀约清风  
一起迎秋怡情

### 宽心

春寒夏雨秋落霜  
生老病死一场忙  
是非也是人间事  
看远看淡别自伤



### 感时

春去秋来时不住  
删繁就简瘦无数  
也学古人忧国状  
拈叶作花吟名著

### 涂鸦

忽然想去涂鸦  
满墙盛开荷花  
不做池塘看客  
就怕城管来抓

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

## 剪不去的旧时光

□董全云

一面镜子，一个洗脸盆，一把梳子，几个电剪推，一个长长的打磨刮胡刀的皮，几条稀稀的白毛巾，还应该有一个煤球炉子……这大约就是街头理发师——剃头匠的行头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街头巷尾总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，一把高凳坐着一个老头或娃娃，一个大围裙围着全身，小娃娃不情愿地缩着脖子直挤眼又咧嘴，老头惬意地眯着眼睛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剃头匠的话，剃头匠手里一边忙活着，一边和顾客拉着家常。

那时人也不讲究，讲究的人也不在街头的剃头匠这里理，左右扭着脖子，对着镜子，然后用手摸摸腮帮子的胡茬茬，“中中，手艺还不赖哩！多钱哩？”往往是一手交钱，当场清。

最难伺弄的是那些小娃娃，常常是坐在妈妈或奶奶的身上，一边好话儿逗哄着，可是小家伙就是害怕，俩大眼睛溜溜地转，瞧着那把剪刀，好容易哄好了，可等你一上剪子他咧着腮帮子就嚎，弄得剃头匠手足无措，赶忙停下来，和孩子家长一块说好话，递玩具，一摸口袋还有块糖赶紧递给孩子，小家伙的嘴里含着糖，睫毛毛上还带着泪珠珠，这边三下五除二，赶紧利落地把活干完。然后递给小家伙镜子：“瞧瞧，好看不？”小家伙含着糖，“噗嗤——”一声咧开小嘴又笑了，红扑扑的脸蛋子上还有刚才的泪痕。

老太太们才不舍得花那个钱，一般都是自个儿在家洗洗头，擦半干

了，找个有眼光的嫂子，拿剪刀咔嚓地剪一圈，手艺好的不亚于街头的剃头匠，也有手艺差的，深一剪子浅一剪子的，让马大娘扯下毛巾直嘟噜脸：“剪得跟狗啃的一样！”拿剪刀的李婶子涨红着脸直搓手，跟在屁股后面陪着不是。

如今，街头门面装潢奢华的发廊越来越多，什么“青丝坊”“发源地”“波丝弯”……街头理发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剃头匠也成了那些发黄相片中的模样。可是那些斑驳的记忆总会时不时像鱼一样吐几个泡，盘亘在我们的脑海，那暖阳下惬意的微笑，那挂着泪蛋蛋的哭嚎和噗嗤一笑的萌状，都慢慢成了生命长巷里的旧时光。